



# 原來奘紫嫣紅開遍

文・照片提供／林雪玉（1981 外文系畢）

民國66年的夏季，是我初次離開台中北上求學的起點，雖然多數人是按分數高低排志願，我卻是完全以興趣來填寫志願，只填外文、中文及師大家政（師大其他系一概不填，因為根本不想當老師），就這樣進了台大外文系。外地學生可優先選擇住宿，我們6個外文系新生很

湊巧被安排在女一的118室，同班又同寢室，這下好玩了。

每個考進台大外文系的人，之前的人生大多是很風光的，因為這張進第一志願的門票是很難靠運氣就能獲得。但當全國的頂尖優秀學生齊聚一堂時，真正的人生歷練才要開始。我是從那時起開始欣賞各個同學的特質，並在其間比較發現北、中、南部學生及僑生的莫大差異，這些多元的衝擊確實是進台大後最讓人開眼界的地方，但心理的調適也同時在默默的進行中。那猶如江河小魚游入大洋一般，新鮮與惶恐兼而有之。

那時我們外文系是120人的大班級，課業一向沉重，但決定要好好玩樂或要認真唸書的人倒都各有一套安身立命的方法。我最敬重的是教『英國文學概論』的齊邦媛教授，在普通教室的最大教室百多人一起上課，她上課認真投入，要求學生嚴格，考試從不先通知，有人對這種臨時考試的方式很緊張，我卻覺得挺乾脆的；反正英國文學概論是內容超多的課程，只能平時唸書當享受，若要臨時抱佛腳只會苦了自己。我們畢業後二十年的同學會齊邦媛教授還應邀來參加，一開口就是真誠的告白：各位同學，我一向是個多情的人...，試想這位年屆八旬卻仍然執著於文學創作、翻譯與評論的真學者，怎不令人又敬又愛，特別是當她說要寫到生命終了的那天時，我心中更有一股佩服——這才稱得上是終日乾乾的知識份子。



■ 學生時代的林雪玉攝於傳鐘前。

三十年前的台大生活回想起來仍歷歷如昨，那時傳園外牆仍有整排沿羅斯福路的小店舖，對面得記麵包店、峨嵋川菜館的合菜熱炒、金谷香、海南雞飯、鳳城的廣州炒麵、台一的冰點、舟山路側門的傻瓜麵、學生公車月票一格5毛錢、週六學生活動中心常有免費電影、約會就從椰林大道漫步到醉月湖畔（其間各條幽靜小道就隨人自擇了）...怎樣用少少的生活費過得自在，才是大學生的生活本色。如果要再省，則三餐到宿舍餐廳報到即可。那時女生宿舍晚上11:30就關大門，約會晚歸的人只好爬牆。由於手機還沒誕生，男生要找女生的，只能到女生宿舍外站崗，再請要進去的女生幫忙叫“某某某外找”，方法實在很原始，但求之不易得的趣味也就在其中。

做為台大學生，如果沒參加社團活動，就像劉姥姥進賈府卻沒逛大觀園——白來一趟了。我大一時參加過登山社及國樂社，同時因中友會的學長姐們特別殷勤照顧，也就漸漸把課外的時間挪來參加中友會的活動；從我大一至大二，連兩任的中友會會長——農推系陳彩龍、醫學系陳為堅——把我們中友會從一般的聯誼性社團轉型為社會服務社團。國服團是我們利用自己的假期，到埔里國中帶領當地的弱勢學生做暑期學習活動，一群來自不同學系的傻子用熱忱奉獻青春，每次活動完還會有學生和我們保持聯繫。我相信當年一起投入的中友伙伴們，現在就算已邁入中年，也依然是理想性與正義感十足吧；另外中友會的合唱團，則是每週借銘傳國小練唱，在那民歌流行的年代，幾個朋友聚在一起有人彈吉他、有人唱和，隨時就有歌聲傳唱，回想起來還真是幸福的很。

進入大四後，就覺得自己變成老人了，因為面



■ 林雪玉與外文系同學攝於文學院外牆。

臨的是人生下一階段的嚴肅抉擇，同學中有人要出國有人要考研究所，我是十分清楚自己要選擇就業。為節省生活費，一畢業就回台中家並開始找工作。選擇第一個工作是一項人性的考驗，那時台灣的製造業及出口貿易十分蓬勃，我看報紙分類廣告去應徵兩家公司（母親怕我受騙，總在人家樓下埋伏接應），一家五金貿易商要徵秘書，起薪九千，但看起來工作好無趣；另一家縫紉機外銷廠商要外貿業務專員，起薪六千，工作很有挑戰性；因為自己對貿易工作完全沒概念，正可以邊做邊學，所以我選擇後者。還記得面試時楊老板問我會電動打字、發 telex、懂國際貿易嗎？我回答都不會，但我的學習能力很好，三個月試用期內我將全力以赴。那三個月真是收獲很多且順利獨當一面，唯一小小的缺憾是老闆不給印名片，他的理由是：你們台大的人都是想出國的，之前有個台大的做沒多久就出國去了，害我們的名片白白給他浪費了——說的有道理，我接受。這是我第一份正式工作，感謝老闆把我當普通人看待，前後六年多讓我深深受惠，使我能習得各種國際貿易相關的專業知識，以及書本沒法



■ 林雪玉、謝明霖與一對可愛的女兒。


教的實戰經驗。

有感於自己拿老闆薪水就拼命做事的本性，實在無法兼顧家庭，於是我在 30 歲時就與朋友開工廠創業，只為能有多些自己主控的時間。目的是達到了，可是也付出很高的代價，因為幾個年輕人做合夥生意，資金基本上是不足的；再者因為大環境的轉變超過我們當時的應變能力，七年多辛苦經營，終究無法挽救頹勢。之後自己檢討缺失，決定改做獨資的貿易兼採購代理商，一晃十年過去，其間經歷的是台灣經貿發展最鉅大的變動，從台灣南北各地皆是生意興隆的外銷廠商，到如今卻是訂單要下到彼岸才能維繫生機。從保守的觀點看，台灣的確每況愈下；但如果站在積極且宏觀的角度，逐鹿中原進而放眼世界，當屬新一代的有為者。

我在最忙碌的 1998 年，開始到住家附近的文山社區大學選課上學。我想：選的學科一定要與之前所學或工作完全不相關的，這樣才有新鮮人接受挑戰的感覺，於是自然科學理所當然排第一順位。希望初中時因為理化太差，以致高中不敢唸自然組的這個人生缺憾，在此可以順便彌補。所選的課有周成功老師與陳文盛老師的生命科學，鄭元春老師與簡錦玲老師的植物學，王文竹老師的化學，王道還老師的人類自然史、科普導讀、大腦神經科學、生理學；七年多來雖然選的課不多，但是從完全沒概念，到因為了解而能欣賞，

其過程猶如蒙昧心智受啟發而轉為清明，對此第二次知識啟蒙，心中更有一股莫名的欣喜。而對自然科學的喜愛之深，我和妹妹成立了公益性質的「張水連自然科學推廣工作室」，希望以推廣自然科學的方式來回饋社會—利用工作之餘，我們從 2001 年起，每年暑假都舉辦兒童暑期自然科學推廣活動；我們想要扮演的是觸媒的角色，期待適時的觸發，能引起小朋友主動求知的化學反應。

今年 3 月應邀和一些校友們回學校重遊台大校園，對於五十多年來的台大歷史一路上都有人提供親身的見證，但大家感慨最深的是台大人一向都太聰明或能力強，往往忽略團隊合作的重要與尋求真誠伙伴的可貴。希望這樣的感慨能免則免，因為人生的賽局是小組馬拉松而非個人百米衝刺，要有堅持的毅力，最好能帶著微笑與寬容經歷所有的艱難，更要感謝所有陪伴過我們的人。

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或行或藏，當時或許因為身在其中而未能看得真切，如今回首來時路，這才發現原來姹紫嫣紅開遍。只要是認真對事，誠心對人，雖然未必事事盡如人意，但終究因為無悔而能歡喜接受任何結果。更因我一直都抱持以學習新事物來體驗人生的固執想法，而今而後更要安排有趣又有意義的生活，才不辜負眼前正可隨心所欲的似水年華。 

## 林雪玉 小檔案

學歷：台大外文系畢業

經歷：

飛佩克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專員（1981~1987）

鈺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（1988~2006）

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主任秘書（2006. 2~2006. 7）

家庭成員：

配偶謝明霖（台大地理研究所碩士畢）

女兒謝孟潔，謝孟臻

休閒活動：

閱讀、崑曲、南管、古琴、佛朗明哥舞